

论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周险峰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高校内涵式发展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理念引导下,高校在遵循自身发展逻辑或内在本质要求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协同性发展。这一发展是以高深的专门学问的探讨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发展,其主体精神则是追求其内在品质的提升。坚持高等教育的质量发展导向的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除外延式发展产生的不良弊端及重建大学精神的社会诉求是高校内涵式发展提出的现实依据。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应该以追求一流为价值导向,以立德树人为主要任务,以平衡协同为创新发展策略,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

关键词:内涵式发展;外延式发展;高校;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8)01-0001-08

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1]45}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种变化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认识不断加深,同时也表明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也就是说,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和努力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其提出的现实依据又是什么?究竟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这些问题成为理论与实践必须解答的问题。高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载体,这里谈谈高校的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

1 “高校内涵式发展”之内涵新探

什么是内涵式发展?从我国大陆已有的研究看,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当时不少企业单纯从增加人员和设备或资金投入进行扩大再生产以致效益低下,因此有人提出,企业应充分利用新兴科学技术并通过

技术改造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这种利用新兴科学技术并通过技术改造来提高企业的生产力、经济效益的方式被概括为企业的内涵式发展^[2]。相对而言,教育理论界提出内涵式发展的概念略晚。20世纪90年代末有些零星的相关研究,但明确把“内涵式发展”作为教育发展方式的概念来使用则主要出现在最近十年。

要搞清楚什么是“内涵式发展”,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内涵”。“内涵”本是传统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一个方面的范畴。传统逻辑学认为,一个“概念”包括所反映事物的两个方面,即“内涵”和“外延”。“内涵”指称的是概念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质方面,即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质”的方面。而“外延”则指称的是概念所反映的全部对象的范围,也就是关于“量”的方面。高等教育研究中所称的“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就是借用“概念”关于事物两个方面的特征来说明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方式或路径。所谓“内涵式发展”指的就是注重事物“质”的发展或者说是注重质量的发展。而“外延式发展”就是一种注重“量”的发展或者说是注重“数量”或“规

收稿日期:2017120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项目(XJK012AGD001)

作者简介:周险峰(1969-),男,湖北浠水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原理、教育管理研究。

模”的发展。高校这两种发展方式,实际上反映了高等教育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及价值追求。很显然,在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中,作为一种隐喻式的概念,这两种方式是对立的。

从已有的研究看,内涵式发展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其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指的侧重点也并不相同。

在20世纪80代到90年代末,“内涵式发展”(也称“内涵型发展”)主要“是指通过挖掘原有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潜力来扩大高等教育的容量。这种扩展方式也可称之为体制内扩张”^[3]。这种发展可以说是内涵式发展原初的含义。与之相对的就是通过增加高校数量来扩大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形式,这种形式被称为“外延式发展”(也称“外延型发展”)。

把“通过学校内部挖潜的一种扩张模式”作为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我国高校的校均规模、生均成本和生师比都很低,以致办学效益低。这样,通过提高生师比、提高单位规模效益,从而降低生均成本的发展思路就很自然地产生了。这就是当时所指的“内涵式发展”。这一发展思路很快转化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即“稳步发展高等教育”。这一点在1997年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中有所体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稳步发展高等教育”^{[4][34]}。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研究热潮和高校的扩招冲动。

不增加高校数量,仅靠高校内部学生数的扩招(即“挖潜”),很快暴露出这种所谓内涵式发展的弊端。比如,高校人满为患,办学资源日益紧张;高校不断扩招,造成生源质量下降且就业压力大增;大学巨型化,造成管理困难;高校“圈地”成风,负债性发展后果严重,等等。这时候,有人提出高等教育要走“外延式”发展之路,也就是“在原有高等教育系统外部,建立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结构,这种新的高等教育系统在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等方面均区别于精英教育系统”。这种发展的核心就是突破原有的办学体制,实现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其内在冲动就是试图通过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带动投资体制的多元化改革。这种外延式发展,实际上是指多种办学体制并存,以改变原来单一的办学体制格局。简单地说,就是在精英教育之外实行大众化教育;在公办学校系统之外大力兴办民办高校;在普通高校系统之外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在强调学术导向的高校之外增添应用型高校数量。由此,大量的民办高校、职业学院、应用性高校应运而生,我国高校开始出现了类型的多样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既满足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也激发了社会投资教育的热潮。

如果从高等教育的本身看,这种“外延式发展”的概括似乎并不准确,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应该也算作高等教育的应有“内涵”,因为按照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看,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当然,作者主要是基于突破单一的办学体制转向多元的办学体制这一“数量”增加的维度来定义“外延式发展”的内涵的。当时这种思考是基于高校“挖潜”已达致极限的现实,因为当时公立学校系统资源极度紧张、办学条件严重不足。通过改变学校单一的类型结构来实现教育的质量提升是可以理解的。

不论是“挖潜”思维带来的扩招也好,还是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也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规模或数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了令人忧虑的“质量”问题。所以新时期我国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涵主要指的是“质量”或效益问题。

如果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质量”概念与逻辑学所讲的“内涵”或“质”的概念实际上是有差别的。高校的“质量”只是高校“质”或“内涵”的一种外显,是一种结果性的变量。可以说高校的“质量”与高校的“质”或“内涵”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所以说,高校质量仅仅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目标或一种表现,虽然是其应有之义,但“质量”并不是内涵式发展的真正“内涵”。有人梳理了我国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概念史后认为,相关的讨论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接近高等教育发展本质的过程,因此该学者提出,高等教育或高校内涵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自主型发展”。这种自主型发展摆脱了外在功利性的目标的束缚,“回归到发现人、发展人的这个使命上来”。在作者看来,发现人、发展人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自然也是高等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大学制度建设的逻辑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灵魂^[5]。

应该说,这个观点是发人深省的,对于反制当前高校过强的功利性倾向有一定的启发。问题在

于,高等教育毕竟是教育中的高级阶段,有其独特的本质或要求,笼统地提“发现人、发展人”很显然是无助于深入理解内涵式发展之“内涵”的。大学从中世纪发端到现在,其功能也日益拓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哪一种都不能摆脱外在功利性目标的要求,高校的哪一种功能从实质上说都与发现人、发展人的主旨相关。发现人、发展人应该说只是一切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不是本质。

那么,究竟什么是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一下大学理念的发展史。

从大学理念史看,不同时期的大学有不同的追求。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大学为集体探讨学问之团体、之行会、之整体,因是自发产生的,因此带有自由思想。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始,就体现出了一中西方大学的精神内核,这一内核被我国学者概括为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的精神^[6]。

正如有学者认识到,西方大学理念的产生不仅仅是大学自身逻辑的生发,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发展。在现代化转型中,科学、世俗精神、现代性进展带来了理性、知识和精神的巨大改变^[7],这些对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的理念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世纪大学诞生时所生发的理念在此后千百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受到洗礼,也不断融合生成,才形成了现当代大学多元的发展理念和现实格局:大学的类型化及功能的多样化。这样,不同的大学秉承不同的发展理念,依据其自身的优势或特色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进行各自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等活动。可以说,现当代大学是在兼顾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的外在需求,以寻求社会支持而获得发展空间。

正是现代大学日益发展成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所以,有学者指出,大学的内涵是指大学本质属性的总和,其重要内容则是大学本质属性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大学的本质(质或质的规定性)要从大学组成人员、大学职能、大学内外环境、大学层次与学科分类这四个视角探讨;大学的本质是大学学生、教师、管理者三类群体的矛盾统一,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类内容的矛盾统一,培养高级人才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矛盾统一^[8]。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的内涵式发展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理念引导下,高校

在遵循自身发展逻辑或内在本质要求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协同性发展。这一发展是以高深的专门学问的探讨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发展,其主体精神则是追求其内在品质的提升。

2 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提出的现实依据

应该说,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对高校发展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有其现实依据。择其要,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2.1 坚持质量导向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性要求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近几次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或分析近年来相关的教育政策文本,我们就会发现,注重“质”或“质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例如,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各级各类教育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9]²³³。很显然,当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就是数量和质量并重,当然如果结合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应该说,当时的高等教育发展还是以数量发展为主的。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则提出:“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同时也提出:“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4]从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是“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发展导向。而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并未专门提及高等教育的问题,但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10]⁵⁶⁰。这里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意识无疑有所增强。2007年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十七大报告则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该报告首次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则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11]³⁶。2012年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十八大报

告则进一步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并首次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2]641}。

应该说,十八大报告之前的相关的教育政策文件也没有出现“内涵式发展”的概念。例如,颁布于2010年并对我国教育事业影响深远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是:“从长远看,我们不仅要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满足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把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以上相关梳理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但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向或方式的认识则是逐渐加深的。特别是从十八大的“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到十九大的“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的变化更鲜明地体现了对这一内涵式发展方式的认可,从而也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再是笼统地表述为“提高教育质量”,而是“双一流”建设。

2.2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现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的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价值导向,未来将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显著增强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

正是基于对国情及国际形势的深入把握,十九大继续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教育作

为基础性工程,作为供给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创新性成果、高质量人才的供给显得尤为重要。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看,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及国际竞争力,国家先后实施过“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应该说,所建立的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多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校相比,与时代对创造性人才的要求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相对水平还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双一流”建设的总体原则是: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

很显然,在当前的政策话语中,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就是高校的内涵建设,也是内涵式发展的目标。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内涵式发展的真正内涵: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

2.3 我国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日益暴露出不良的社会影响亟待消除

从高校招生规模看,我国1978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1.55%,而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3%,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人数超过2700万,跃居世界第一。而据2016年的统计,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更是达到42.7%,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

规模的日益膨胀的背后是社会对教育质量的日益忧虑甚至不满。2010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社会认为高校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的高达70.9%,认为高校缺乏创新人才的有55.8%,认为缺乏一流的教育家的占50.2%。与此同时,公众认为好大学的标准是,71.4%的人首选“有独立自由文化氛围”,70.2%的人认为“对社会起到引领作用”,61.5%的人选择“有高素质的教师团队”,53.8%的人选择“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从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看,78.2%的首选“获得独立思考能力”,58.1%的希望得到“掌握学习能力”,54.6%希望获得“专业知识”^[13]。很显然,现有的大学与社会对好大学的

标准及其意义的预期相差太大。

规模的急速扩大也带来了就业问题,如今就业焦虑成为高校症候之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这虽然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就业民生问题,但高校就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的就业质量高低与是否充分无疑是社会青少年是否愿意上学与如何进行职业选择的风向标。这个问题从深层次会牵扯到引发社会是否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等问题。大学生就业质量不高、就业不充分也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会引发贫困大学生家庭的代际贫困的产生,加剧社会的不平衡感。

调查发现,引起大学生就业焦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校供给的知识存在有效知识低、综合知识贫乏、专用知识不足、实践知识短缺、职业指导知识少等问题,简单地说,高校所提供的知识对成功就业的贡献率低^[14]。由于规模膨胀、学科专业交叉重复设置等问题严重,造成了资源浪费,也造成不少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过剩,加剧了社会就业焦虑。

一般认为,外延式发展的缺点主要表现为高校系科专业在各省市重复设置、平均用力、小型分散、低水平重复、效益不高、质量不高等。这样,树立科学发展观、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导取向的内涵式发展无疑成为解救高教发展时弊的良方。这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不二法门。

2.4 大学本体价值丧失,重建大学精神成为新的时代诉求

在一些学者看来,当前大学出现的种种弊端,虽然与高校一直以来推行的外延式发展有关,但从深层看,是因为高校本体价值的丧失造成大学精神的萎缩所致。

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所谓大学的本体价值指的是大学是一个探求真理的场所,是一个以真理为基础的培养有教养的人的场所,而大学精神,就是指对这一本体价值的追寻和护持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当今中国的大学所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气质。

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中国高校诞生于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高等教育从根本上讲属于近现代以来救亡图存、强国强种、追赶西方等强烈的社会诉

求的产物。这一历史诉求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所以中国高校的发展总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责任或者说社会需要紧密结合,缺乏自主发展的意识与条件。从另一方面看,也与我国当前大学的生存发展状况有关。有学者认为,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尽管我国高校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深层的管理体制问题及观念问题。就管理体制看,集权式管理使得大学相对独立性较差,大学几乎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浓重的实用主义思想,因而急功近利的倾向严重。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多年来我国学者在高校管理体制、大学内部治理、大学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随着探讨的加深,相关问题自然就涉及大学发展的深层的价值问题。这种深层的价值问题实际上就是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重构问题。正如有学者认为:“大学精神为大学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内在保障和长远动力,而基于大学本体价值构筑大学精神,又是进一步推动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基础和核心议题。”^[15]

虽然我国学者更多的是从西方大学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来确立大学精神的内涵,尽管他们的所指有所差异,但是这些探讨都涉及大学是什么的本体追问以及当今大学应该是什么的价值追问。这些追问的背后实际就是对大学精神重构的强烈诉求。

3 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对于高校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国内不少教育行政官员及研究者曾提出过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议。早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扩大会上就提出:“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要求高校切实转变发展观念,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和首要职责,把人才队伍作为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把质量特色作为竞争取胜的发展主线,把国家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创新发展动力源泉,把学科交叉融合作为品质提升的战略选择,把产学研结合作为服务社会的必然要求。”^[16]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认为,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时期的历史节点上,高校改革的主要方向

和核心任务就是加强内涵建设,提升办学质量。钟秉林会长所谈到的高校内涵发展涉及人才培养质量问题、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问题、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大学管理体制问题、大学文化建设问题^[17]。应该说,这些都是一种政策解读性的话语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政策话语。

综合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以追求一流为价值导引

大学不论是从以探求高深学问为职志,还是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抑或是以服务社会需求为目的,追求卓越始终应是其存在的价值导向。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学内涵式发展究竟追求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相关政策实际上已经指明了发展方向,这就是:追求一流。

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方案》提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根据这一文件精神,2016年不少省市相继颁布了各自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办法。2017年1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这标志着我国高校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

当前国内学者就什么是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进行了大量探讨。在笔者看来,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实际上并无明确的硬性标准,它只是一个在相对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一流”总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一定层次上、一定条件下的一流。因为当代大学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多样,其服务对象、发展重心、办学定位日趋多元,这就难以以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一流。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相关政策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是“以一流为目标”。至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要求则是进入“一流前列”。

以追求一流为价值引导,就是要求高校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和服务对象,科学定位,不断提高其内在品质,往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方向发展,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大限度地发挥好自身的各项功能。只有这样,高校才能体现各自的存在价值,赢得社会的尊重。

3.2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任务

大学的存在自始就是一种德性存在,或者说,它自始就与立德树人相关。在中国古代就明确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西方更是有不绝如缕的关于大学理想探讨的传统,以致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始终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精神自由的传统,这种独立自主、精神自由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信仰和社会德性发展的基础,大学也因此被称为“世俗的宗教”。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被誉为是西方高等教育哲学的经典,因为该书提出了“关于大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知识”“大学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等永恒主题。特别是他关于知识与信仰的辩证关系的处理,被誉为是当代大学危机的有效防御策略,正是存在这种辩证,所以西方大学才有经久不衰的人文教育的传统。

立德树人,就是坚持德育为先,要把道德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以培养有教养的人。正如有人所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存在引领着一种美好人生的发展状态与境界”^[18],也因此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

立德树人就是要弘扬人文教育的精神传统,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改变过强的专业培养偏好、过窄的专业培养口径,实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有机结合。这无疑涉及高校内部改革最核心的、也是最关键的部分,也就是课程与教学改革。当前的课程改革总体上要体现“厚基础、宽口径、广适应、强能力”的时代要求,而教学方式改革则要有利于学生的创新发展,提倡学生探究性、自主性学习。

立德树人就是要求高校在坚持自由自主的理念的同时坚持自律自省,更好地表现出自身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风骨。自律自律是大学组织属性的基本要求,更是当今大学合理处理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保障。

立德树人就是要求教师时刻不忘自己的职责,将教书与育人完美结合。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就是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不能动摇。为满足社会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需要是大学组织的起源与发展的原动力,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这是基于大学发展史得出的结论^[19]。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本体功能,是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偏离了这个中心大学就不是大学。

3.3 以平衡、协同为创新发展策略

高校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日益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其存在的价值也日益受制于社会的需要,因此它必须与社会环境之间进行互动与融合。而作为一个系统组织,特别是中国大学,其内部更是关涉党、政、团、工、学、群等多个利益群体,牵扯到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等多种活动,牵扯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牵涉到文理工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涉及办学历史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这决定了高校内涵式发展需要采取相应的平衡和协同的发展策略。

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为例。我国有学者对中国大学学术权力的现状进行过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在我国高校各权力机构中,行政权力无孔不入,学术权力有名无实;高校各学术权力机构的行政化全面而深刻,官本位风气流行且普遍;教授治校的氛围不浓等^{[20]69-74}。这种问题就是近年来颇为社会所诟病的大学行政化问题,以致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去行政化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也是社会的强烈呼唤。这说明我国高校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其结果是我国高校学术创新能力萎缩。

但是,行政权力毕竟是高校不可或缺的权力构成,问题不是要不要行政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行使行政权力并使之与学术权力保持一种平衡关系并协同创新性地发展大学这一组织以更好地实现其各项功能。我国有学者认识到,大学组织的特点决定了大学内部管理是一种以知识为媒介的人文性活动,大学的结构、本质和功能决定了学术权力应该成为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主体部分^[21]。但显然不是必然,更不会必然出现。这就需要划分必要的权力边界,确立二者的互信关系后才能彼此互动、共促。

再以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为例。一些学者秉持古典主义大学的理想,认为大学是以高深学问探究为目标。但是当代大学层级化类型化明显,高校的定位也日益明确,有的是研究型大学,有的是教学研究型大学,有的则是教学型大学。尽管这种分类并不科学,但仍可以看出各高校办学定位的取向。笼统地以探究高深学问为目标似乎不足以说明大学的发展要求,尽管作为高校要以研究为基础,要有以高深学问的探究为导向,但是教学和科研孰轻孰重只能随学校类型、层次不同而确

定。这样,教学科研才能相得益彰。一些学校为了追求所谓的一流学科专业,不切实际地想通过科研提高 ESI 排名,这就会出现偏差。

同样,在高校的本体功能与衍生功能(社会功能)的关系处理上也经常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大学毫无疑问要以人才培养为本体,但人才的培养最终是为满足社会需要并要经社会的检验。没有所谓的超出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也没有不经过高层次人才培养就能实现的所谓的高校的社会价值。

当前高校建设与发展还涉及文理工等不同学科专业的发展问题。在我国首批一流学科建设的名单中,理工科所占比重最大。特别是工科最有可能进入所谓的 ESI 排名,一些学校就不顾学校发展的历史和实际,盲目取消所谓无助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实现的学科,其结果造成不应有的偏向。

总之,大学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只有形成综合性的实力才真正有助于人才的培养,其内在结构的维系因此也必须依靠合理平衡和协同发展策略,也只有协同才能创新。

3.4 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

新时期高校内涵式建设与发展提倡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总体看,这种提法是不错的。但是大学之为大学,总是因为其有“大师”的存在——也就是有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就目前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主要是围绕“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的要求进行的。一些高校内部也在积极探索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细化分类体系,建立科学的绩效工资水平决定机制等措施。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师资队伍建设实际上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大学内外部环境的改善等多方面的问题。从现状看,高校教师发展的制度性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此问题过于复杂,只能有待另文专论。

需要说明的是,高校内涵式发展是个系统工程,需要高校内外部条件的支持及配套改革。这将是新时期的一个攻坚任务,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C].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陈宏民,王浣尘.经济内涵式发展的动态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0(1):1-5.
- [3] 邬大光.我国高等教育应走外延式发展道路[J].求是,2003(10):51-52.
- [4]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5] 王洪才.论高等教育内涵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06(7A):14-17.
- [6] 刘道玉.从大学的起源看西方教育的精髓[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6.
- [7] 王晨.保守主义的大学理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8] 薛天祥.大学的本质与内涵[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4):125-127.
- [9]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1] 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2] 胡锦涛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3] 郝志东.把脉沉疴 重塑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其问题[N].南方周末,2011-03-03(E31).
- [14] 周训梅,周险峰.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教学归因[J].中国教育学刊,2015(2):28-30.
- [15] 山鸣峰,李灵莉.基于本体价值构筑大学精神——大学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14(9):52-57.
- [16] 杜玉波.全面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13(1):5-9.
- [17] 钟秉林,陈燕.大学内涵发展与质量建设问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访谈录[J].高校教育管理,2014(5):1-4.
- [18] 靖国平.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J].江苏高教,2003(11):14-17.
- [19] 张国祥.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以大学发展历史为视角[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840-845.
- [20] 李海萍.大学学术权力现状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21] 寇东亮.学术权力:中国语义、价值根据与实现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06(12):16-19.

An Exploration of the Way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OU Xianfeng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concep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fers to a kind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follow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rules or inherent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h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profound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centered on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oriented to social service, aim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herence to the high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 new era, elimination of disadvantages caused by de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are the realistic reasons for the proposal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alization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as its core valu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s the tasks, balance and synergy as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eaching groups building as the foundation.

Key words: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denotative develop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oice of ways

(责任校对 朱正余)